



小时候,我对自贡充满了向往。我的小学班主任是自贡人,在老师一次次的描绘中,这个产盐之地曾经是那样繁华。釜溪河畔,高耸的天车,沸腾的井灶,忙碌的盐船,热闹的街市,以及绚丽夺目的彩灯,香喷喷的盐帮菜,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少的我。

第一次走进自贡,是在初秋时节。釜溪河碧水如镜,两岸绿树葱茏,绿色长廊自西向东蜿蜒而过。戏水的鸭子,掠过河面的小鸟,倒映在水中的房舍,在闪烁着蓝色波光的水面上若隐若现。声声虫唱,啾啾鸟鸣,以及弥散在时光里的鸡鸣犬吠,写着这方水土的安宁。

自贡,位于四川东南部,因盐而生,因盐而兴。兴盛时期,被称为“天车”的盐井架林立,井灶密布,铸就了自贡的繁盛。时光荏苒,这些场景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,成为这座城市记忆深处的风景。我没有看到林立的天车、兴盛的矿井,但街巷里熙攘往来的人,活色鲜香的市井气息,同样让我感受到了千年盐都的勃勃生机。

釜溪河边,有一座自贡抗战盐运文化陈列馆。院落古朴幽深,石阶斑驳厚重。声情并茂的讲解员,把我拉回到那

一座村庄的表情

王太生

乡村博物馆,一座村庄的表情、神态和韵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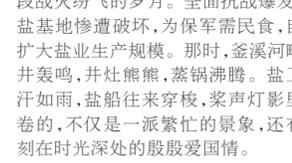
寒露过后,和几位友人踏访了江南水乡的几座村庄,对其中的乡村博物馆印象尤深。

“村博”,自然是坐落于村子里。没有豪华的装修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声光电,有的只是一两间淡如水墨的青瓦简舍,掩映于芦苇、树丛之中,门窗朴素,陈设简洁。

先遇见的,是一家“农耕博物馆”。寻常的乡居建筑,“回”字形小院子里,展示着从庄户人家手中搜集而来的碾盘、手扶拖拉机、油布伞、马灯、算盘、水桶、钩秤、鱼篓以及那一件不知谁曾穿过的蓑衣,老物件似在重温村庄往事。稻禾、香芋……土地里生长出的农产品,叶片摇曳,果实沉甸甸。一切都显示出小博物馆的属性,姓农——农村、农庄、农具、农产品。

农耕博物馆里,还有一台水龙静静伫立。手摸粗硕杠杆把手,似有古人手温犹存。水龙,旧时消防器具。我想象着从前,几个穿短衣短裤的乡村汉子,手忙脚乱地不停往水桶中加水,用手使劲压着木杠杆。一条水柱顿时喷涌而出,高度达20余米。这一古拙的消防器具,无声地庇护着村庄的安宁。

站在面积不大的农耕博物馆里,目光越过过道长廊,可见村后是一片



段战火纷飞的岁月。全面抗战爆发,海盐基地惨遭破坏,为保军需民食,自贡扩大盐业生产规模。那时,釜溪河畔矿井轰鸣,井灶熊熊,蒸锅沸腾。盐工挥汗如雨,盐船往来穿梭,桨声灯影里翻卷的,不仅是一派繁忙的景象,还有镌刻在时光深处的殷殷爱国情。

这里自古是自贡并盐出川的必经之地,商贾云集,盐业兴旺,集市昌盛,也成就了今天的仙市镇。仙市镇是个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镇,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四街、五庙、一祠、三码头。经过时光浸润的古风遗韵,在流逝的光阴中见证着这方热土的兴盛和变迁。

古街、牌坊、祠堂、庙宇、码头,犹如一个个活着的文化地标,向世人讲述着岁月的朝朝暮暮,日起日落。在我的眼里,老街小巷的一砖一瓦、一窗一窗,都是一道道别致的风景,每道景观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故事。街巷里闲逛的游客,坐在竹椅上摇扇的太公,桌旁低头闲谈的婆婆,街边择菜的大姐,门墩上打盹的猫头,在静好的岁月里是那样惬意安详。

若在仙市古镇的码头边,脚下流过舒缓的河水。微风阵阵,碧水苍苍。古榕根须冉冉,绿意盎然,婆娑的树影下那几分难得的清凉,让人无比舒爽。浓荫树荫下,我在茶桌旁要了杯清茶,袅袅茶香让我心静如水。放眼望去,水天相接,岸边葱翠的竹林,倒映在水中的树影,旖旎出古盐道上特有的水乡风光。

若是早上来釜溪河,风光更是特

开阔的湖面。湖畔一间间风格各异的民宿小院,掩映在树木之中。看着小博物馆里的展品与眼前碧水,让人亲身感受到久远而亲切的农耕文化。

还有船娘博物馆。小村紧挨美丽的溱湖,这些年湖区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,游客纷至沓来,小木船成为主要交通工具。在湖上摇橹的船娘,大都来自湖边村落。她们扎着红的、绿的、黄的头巾,摇着橹,哼唱着民歌,轻划水波,踏浪而行……歌声惊起苇丛中的野鸭,惹得游人纷纷拍照留念。

在船娘博物馆里,仿佛隐有汨汨水声,听得到桨声欸乃。“馆”内有船娘文化历史展览,还有船娘自己填词创作的船歌谱子……门外是百年老榆树,在清风中摇曳。小博物馆讲述着传统村落的曼妙风情。

没有“讲解员”,给游客做介绍的是本村村干部,或是附近村民。那天,有几个人来到船娘博物馆参观,养螃蟹的秦老三正在附近吃饭聊天。见有人来,他擤下碗,迎上前去,对客人说:“欢迎各位光临!”秦老三告诉客人,他们村在水乡深处,民风淳朴,人们临水而居,从前出门依靠船,几乎个个都会撑船。他老婆就是一位船娘,在大湖上摇橹,风里雨里,接待四面八方的客人。说这些时,他微笑着露出白牙齿,朝客人点头,算是打招呼。

车在柳树丛穿行,一转弯,便看到砖瓦博物馆。这家“村博”,依偎着仍在生产使用的老窑,青砖瓦舍与露天老窑连成一片。砖瓦堆放的空隙场地,有粗壮的狼尾草在风中摇曳。小博物馆,释放着古朴的陶土气息。用手触摸,一砖一瓦,似乎还有未散尽的窑温。

馆中收藏了出土的古代砖瓦文物,都是从村庄周边的土层中挖掘的。有一款周代红陶印纹罐吸引了我的目光,是谁用这只陶罐烧过水?留下悬念,让人猜想。清晰的纹路折射出此地古代砖瓦生产的繁忙与先人的生活痕迹。那座依然在烧制青砖的古窑,也是小博物馆的一部分。袅袅升腾天空的风烟,诉说着这一古老的行当与乡村关系是如此紧密。

去过国博、省博,也去过市博和县博,却很少逛过“村博”。在“村博”里,我见识了一座村庄的风土和物产、风俗与民情。它有一座村庄的农耕基因、前世今生,是接地气的博物馆。



釜溪河畔

李美桦

别。淡淡的雾霭下面,清河水犹如碧绿的玉带,静卧在城市的怀抱中。从河边转到街巷,眼前是一条沿街为市的街道,背竹兜的,提篮子的,连声吆喝的,讨价还价的,满街方言俚语氤氲出一片烟火气。

街头茶铺门里门外坐着人。坐在里面的舒坦,坐在门前的随意。有人泡了茶,有人托着茶杯,还有的端来自家的面条,慢条斯理吃着早点。都是老熟客,吃什么、喝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大家围坐在一起。家长里短,四季农时,江湖传闻,一天就从闲适的“龙门阵”中开启,鲜亮而美好。

“豆糕,卖豆糕!”

“豆花,包子,抄手皮——”

眼前都是忙碌的身影,耳边全是亲切的叫卖声。街两边的店铺经营着日用百货,水产干杂、当地小吃,沿街围墙上挂着衣帽鞋袜等用品。临街的地摊上,则是刚采摘的瓜果蔬菜,红彤彤,绿油油,嫩汪汪,看上去无比的新鲜。

“大爷,这么早你就来摆摊了?”

“嘿,早起的鸟儿有虫吃,再晚就没人买喽!”

大爷乐呵呵地说着。看着地摊边的菜农,我想起了母亲。老家土地肥沃,水源丰沛,瓜果菜蔬惹人喜爱。每到这个时节,母亲一早就背起挂有露珠的小瓜茄子白菜,往集市上赶,为的就是能卖上一个好价钱。

一块白色的塑料布上,嫩嫩的南瓜茄子,碧绿的豇豆青葱,红红的番茄辣椒,都是那样的水灵。卖菜的婆婆坐在街边的小背篓旁,眼睛留意着过往的行



常沙娜·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晒辣酱

贺卫国

此时此刻,我的面前端正摆着两瓶老家寄来的永丰辣酱,色泽鲜艳,令人垂涎。看着它们,恍惚间,我的视线又被拉回千里之外的故乡。

据说,辣椒原产墨西哥,传入三湘大地不久,热情豪爽的双峰人就爱上了。在双峰永丰,以红辣椒为主料的辣酱既可调色、调味,又可驱寒祛湿、开胃健脾、增进食欲。双峰人罕有不喜永丰辣酱者。

印象中,双峰无农户不种辣椒。以前主要种湖南椒,偶种灯笼椒和朝天椒。朝天椒辣味过烈,湖南椒辣味很重,灯笼椒则辣味太轻,而牛角椒不仅含油量高,还略带甘甜,辣味恰到好处,即使平日不吃辣的人也能承受。近些年,为了照顾外地食客的口感,不少农家改种此椒。

永丰人晒辣酱,通常用小上大的敞口陶瓷缸。好辣酱先得有好酱坯。把适量小麦和黄豆煮熟摊凉,装入盛器,用毛巾捂住,放在通风的阴凉处,任其自然发酵。过上个把星期,小麦和黄豆表面长满细密的浅黄色茸毛,便取出来,晒干后磨成粉,加盐调水,放糯米饭,搅成稀粥状,在酱缸里晾晒十日半月即可。

酱坯做好,可以加主料了。趁天气晴

人。老人告诉我,豇豆是卖剩的,每斤就算一元五角;小瓜茄子一个价,两元五角一斤,卖完了好回家。看着渐渐升起来的太阳,老人说她今天晚来了一步,不然早就卖完了。老人爽朗的笑声和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了一起。

沿釜溪河畔继续走,还可闻到空气中酸爽绵绵的醋香。那便是太原井晒醋生产厂区。

釜溪河畔,因气候温暖、雨量充沛,微生物丰富,为晒醋酿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在这个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的老字号,听不到大型机械的喧嚣,而是工人翻醋、装坛、淋醋、灌装,井井有条。院子里,沿坎边,屋顶上,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晒醋坛,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和其他食醋相比,晒醋以麸皮、大米为主料,和上百味中草药制成的药曲拌醋入坛,放在室外经两年以上自然发酵,经过传统工艺精酿而成。

厂里的师傅对我说,入口的东西做不得假,晒醋晾晒时间长,所有流程都得实打实干。我吸了一口晒醋,唇齿间瞬时溢满酸里带甜、回味绵长的醇香。我总觉得,历经百年的晒醋工艺,和自贡过去采卤制盐的流程一样,秉承的是浸润在盐文化里的道义良心。

蓝天、碧水、绿树,一切都是这样的静谧安详。清清的釜溪河,悄然润泽着沿岸的码头、村庄、街巷,以及植根于这片热土上的盐文化。这些充盈在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,犹如亘古传唱的歌谣,更加窖藏的陈年佳酿,让有滋有味的日子变得余韵悠长。



“晚霞映红于都河,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。唱的是咱长征源,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哥……”

一首由王晓岭作词的《红军渡长征源》,正在渡口播放。于都河两岸的灯火,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跳跃着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的广场上,人头攒动,热闹非常。

站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,抬头仰望碑身上那几个鲜红的大字时,听到有人在念:“十月里来秋风凉,中央红军远征忙。星夜渡过于都河,古陂新田打胜仗。”一些从史志材料里打捞出来的记忆,在我的脑海里瞬间苏醒。

1934年10月。那时的于都河,还叫零都河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,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和追击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,分别从瑞金、兴国等地战略转移,抵达中央苏区腹地于都河北岸,进行休整。

对于大部队的进驻,于都人民倾其所有,筹粮筹款,调集了一切人力、物力,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坚实的保障。向南转移的第一步,就是要跨过于都河。当时的于都河宽600多米,水深浪急,所要经过的8个渡口,有5个需要架设浮桥。为了让红军顺利渡河,于都人民和红军一起,在最短的时间内募集了800多条船,但还远远不够。百姓们知道后,纷纷搬出自家的桌子、门板等。一位70多岁的曾大爷,甚至连自己的寿材板也捐了出来。

木板和船只凑齐了,可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刻也没有停止,架设临时浮桥只能在夜间悄悄进行。于都百姓做好了准备,和红军一起,每天下午5点半以后开始下水搭建浮桥,到晚上8点前就要完成。红军夜里渡河后,又赶在第二天清晨6点以前把浮桥拆除。搭建的材料分散隐蔽在岸边的树林或农舍里,不能留有任何痕迹。

1934年10月17日到10月20日,中央、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军团共8.6万余人,分别从8个主要渡口星夜渡过于都河,迈出了长征第一步。历史,从于都河上一跃而过。于都县从此成为“长征第一渡”。

那一年,穷苦于都人民献出了3年的口粮。

那一年,于都县参加长征的青年多达1.7万人。可后来统计才发现,除少数人在到达陕北后被编入红军队伍,大部分都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。在于都县档案馆里,你无论翻到哪一个地方的烈士名单,都会发现很多备注栏里,有一行醒目的字:“北上无音讯”。

因为长征,于都也有了更多的注脚:在作家魏巍的笔下,它是“地球的红旗带”的出发地;在埃德加·斯诺的笔下,它是“惊心动魄的史诗”的卷首。

这座城的血液里,装满了长征记忆。长征大桥、长征大道、长征广场、长征宾

鸟回三河口

刘潇

三河口的秋天悄然而至。

高而蓝的天空连接起地平线,鸟儿如期而归。雁群像云朵从天边滑来,嗖地飘入芦苇荡中,揉碎了一湖晨光,晃晃地向外漾。野鸭随波摇摆着身体,笨笨地觅游,嘎嘎欢叫着。红嘴鸥忽而腾空,掠过水面,又倏地消失在不远处的芦苇丛里,扬起苇絮如雪花般飞散在天地间。

淀里的水是蓝的,清亮、透明。河道里的水却浑稠、浊黄。河滩上,白鹭又着长腿,有一搭没一搭地漫步,一团雪白引出行行爪痕歪歪扭扭地延伸向旷野里。大地开始褪色,绿意未尽,树木和野草开始变红、变紫、变橘。枯去的芦苇头顶白絮,把茸毛铺满苍苍的天地间。黑、白、褐、灰、红……不同颜色的鸟羽,把湿地映衬得愈加色彩斑斓。

循鸟音,我也回来了。踏上家乡的土地,看洛河入渭,渭河入黄。它们分别从北、西和西北方向穿越黄土高原而来,在陕西大荔县东南部三河归一,冲积出连片的湿地。其中,位于黄河岸边400余平方公里的湿地保护区,是水的世界,也是鸟的世界。秋风拂起时,这片广袤的生态保护区开始拢鸟入怀,有大鸨、大天鹅、赤腹鹰等20种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以及成群的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来此越冬。

目力尽处,南有华山拱卫,北有铁镰山屏护,东有中条山隔黄河守望,中有三河翻涌。潮流过后,涛声低沉下去,鸟鸣却高涨起来。三河口特有的



渡口那支难忘的歌

王仙桃

馆、长征学院、长征源合唱团、长征源红军小学等,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名称,更像是历史的坐标。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原团长袁尚贵说:“长征,早已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。”

90年过去了。眼前的河水,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湍急。当年红军渡河的8个渡口,全都架起了大桥。临近城区的就有红军、长征、集结、渡江、胜利等5座大桥。每次开着车,穿行于连接城市中心的集结大桥时,我都感觉自己如在梦中。

记得20多年前,我随着爱人的脚步,第一次走进于都。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,临河狭长的街道上,两排低矮的房舍聚满了小城的零乱与拥挤。河对岸是被冲积而成的大片洼地,根本没有爱人所说的“鲜草碧茵”和“桃花灼灼”。

20多年来,弹指一挥间,城市的崛起和蜕变,就像蝉的羽化,变化大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。沿河两岸树木荫翳,花团锦簇。城市里,富硒和服装产业强势崛起。四通八达的铁路,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规模宏大的工业园,造型独特的体育馆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,仿佛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。

很多个夜晚,我一个人站在第一渡口,遥望着河岸的繁华,想着,当我老了,一定要把自己与小城共度的岁月写成一篇诗稿,塞进风里,作为青春的凭证。

傍晚,一艘印着“长征集结号”字样的游船,在河心缓缓而行。远处,群山在列队致敬,一座座大桥,扛着夜色,巍然而立。通往远方的高铁,正鸣着长笛,在旷野里尽情歌唱。



刘潇

自然条件给上万只鸟儿提供了天然屏障。一时间百鸟朝凤、千鸟翔集,大荔黄河湿地赢得了“北方小江南”的美誉。

阳光不再炙热,栖息在此的一群群灰鹤、野鸭正翩翩起舞,迎接来自高寒地区的黑鹤、天鹅、白琵鹭等新老朋友回家。湿地成了鸟的天堂。

薄暮笼罩的清晨,当第一缕霞光抹过中条山的山尖砸下来,关中平原“轰”地映照在一片金黄中,黄河湿地的“飞机场”开始繁忙了。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鹤把一条长腿扎在水里,静静不动,警觉如四散在机场上的守卫。白天鹅伸长脖子,扇动双翅,脚掌交替拍打水面向前冲刺,肥胖的身体嘎地腾入空中。黑天鹅从天而降,俯冲滑行近水时,翅膀后张形成阻力伞,脚掌前伸如刹车片推向水面。一片水雾里,它稳住身体又优雅地举目四望,随波而漾了。

身边的游人多起来了。有摄影爱好者或挺立,或半蹲,或俯卧,皆架长枪短炮,捕捉美丽瞬间。更多的是闲庭信步的游客。人鸟同框时,举手机对水鸟而摄,竟有一队鸳鸯款款游人相框抢镜,给画面增添了几许活泼。忽而一声尖叫,草窝里反嘴鹈呼啦啦腾空飞起。不知是人惊了鸟,还是鸟惊了人。

放眼天际线,又一队鸟儿由远及近,鸣叫盘旋,是亲鸟带着孩子们回家了。

鸟回三河口,入景,入心。我愿常来,与鸟同乐!